

張春橋同志十一月十九日在市革會擴大會議上的重要指示

(根據記錄整理 未經本人审阅)

一、当談到精兵簡政問題時，春橋同志插話：

用封門、砸牌子，能解決精兵簡政的問題嗎？若用砸的辦法，四九年解放軍解放上海，把上海襲平不是解決問題了嗎？中央還是採取保護人民財產，中國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根地嘛！

二、当交大匯報到成立革委會，談到幹部問題時，春橋同志插話：
根據剛剛講的，有一股不正確思潮，聯合不起來，三結合不起來。學校中那樣的幹部，一個、兩個、三個幹部也找不到，我就不相信。能够找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幹部，就先找起來。有爭論的先放一放，等聯合了，共同的感情不那麼對立了，共同心平氣的來解決，一上來就是硬骨頭，紅衛兵搞不起來，人家就又高興了，有很多的問題，首先是找有責任，上次我又匆匆忙忙跑了，好多事情沒有落頭，沒有問同志們好好談，只開了一次座談會，本來還準備升一次座談會，北京來電話，我就跑了，說是兩三天就能回來，結果搞了一個月。教衛組有責任，首先我有責任。我覺得這些事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，靠無產階級革命派，靠下決心搞到底的人，困難再大，也沒有比打上海市時的困難再大。那時國民黨有幾十萬部隊在這里嘛！現在陳丕顯、曹荻秋還有多少部隊？現在是革命派掌握局勢，全國是毛主席在領導，這樣的情況下，完全可以按自己的力量解決。

因為你們熟嘛！交大在這個問題上頂了，何必在那里頂呢！張華找見過几面，但不如你們熟。因此不要在這個人問題上頂住（王少庸同志插話：張華這個人先放一放），爭論大的先放一放，先找容易的，條件不太好過一個時期，看一看，不行，又比這個人還要好的，文化大革命不是几天就結束了，主席講要進行三年，現在還有一年半，很多幹部。

包括我在內。在文化大革命中繼續受考驗。結合的幹部也要繼續受考驗。原來是造反派也要受考驗。看他能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。有些學校相當困難。有的同志表現了堅定性。頑強地克服困難。這個堡壘解決不了。能不能迂回一下。你們為什麼不能大膽地迂回一下；大以人馬頂在那裏。而要大膽地前進。把它們帶着。一邊前進一邊帶着。不要因為個別的問題使全部都牽制住。人民解放軍過江不能因為江邊有幾個據點沒有攻下就不過江了。有的是關鍵人物。使我們陣綫分不清。那樣的問題要解決。我不是迴避矛盾。有區別的。可以先解決的就先解決。（這時交大兩派在會上爭論起來）你們兩家不要爭論了。交大的問題不要搬到這裡來爭論了。不搞三結合。斗批改很難搞。

三 政法學院同志在匯報中說。三結合不搞。紅衛兵頂不住了。春橋同志插話：

頂不住了？我還希望你頂得住。事情難辦。我也訴苦。也頂不住。我就不干了。誰不顯米嗎？陳丕顯的身體也弄好了。小官是大紅衛兵。小紅衛兵。都要頂住。

四 出版系統同志談到人美奪權兵團奪權問題時。春橋同志插話：

那里出現需要解決奪權問題的話。還是由本單位解決。外單位不要去插手。這樣一搞。只能把事情搞亂。亂又不能亂敵人。應該相信各單位的群眾。他們能解決問題。包括文藝界、出版界也是這樣。那里是知識分子多的地方。文化大革命前資產階級勢力占優勢。問題比較複雜。有的同志問我。北京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我打斷你的講話。我想插幾句。這個問題要作一個分析。毛主席不是要我們養成分析問題的習慣嗎？不要什麼都籠里籠統的。事情發展不平衡。文化大革命一年半。有的單位搞得比較好一點。有的單位搞得差一點。有的單位很差。根本沒有解決問題。不會完全一致的。說上海所有的單位都好。我不相信；說上海所有的單位都很壞。我也不相信。總是好的是一部

分。中間狀態不少。還有一部分是沒有解決問題。採取一個單位一個問題具體分析。文藝單位、學校、工廠、商店也是這樣。具體矛盾具體分析。毛主席講。馬列主義的靈魂是具體的矛盾作具體的分析。這是《矛盾論》里講了的。不要籠統。不要這個單位是壞的。因此其他單位都是壞的。這樣就糟糕了。各單位群眾都要研究一下。我們這個單位究竟怎麼樣？看全國形勢。看全市的形勢。也要研究本單位的形勢。這樣才能作出比較正確的判斷。也可能判斷錯了。在這個單位還是資產階級當權。或者這個單位階級陣綫就根本不清楚。文藝單位有這樣的情況。有的文藝單位誰在當權？還是牛鬼蛇神在當權。在造反派隊伍中混進了一批壞人。他現在是造反了。他造誰的反？還有一些青年。我講的是劇團。我上次抓了京劇院、青年京劇團、戲劇學校。幾個單位的同志問了一些情況。那里周信芳的勢力根本沒有打下去。一些青年犯了兩次錯誤：一部分青年開頭受蒙蔽。保了一些工作组。犯了一些錯誤。這批青年被打了下去；又有一批青年。在一、二月份。所謂炮打我鑼。又犯了錯誤。又挨整。又被打了下去。我勸青年同志去起門來。咱們兩家開一個會。互相批評一下。我們兩家都是忠于毛主席的。我們還是要與十七年來的文藝黑綫作鬥爭。在這樣的基礎上。你們聯合起來。你們去整周信芳。你們兩派青年鬥。周信芳就舒服極了！却把敵人放在一邊。牛鬼蛇神就利用青年無知。鼓動青年你給我平反。將來我教你戲。用資產階級的東西去收買這些青年。這些地方階級陣綫清楚了嗎。有壞人混進來。真正受文藝黑綫的毒少的這些青年。並沒有在那里發揮作用。當然。青年也要作階級分析。對本單位要作分析。首要問題是隊伍問題。沒有革命的隊伍。文藝界就不能搞好。問題要把大多數人團結起來。對付一小撮。不要忙於一心往下跑。《文匯報》也碰了一下。我們考慮。現在主要的問題。不是快一點下去的問題。現在是屁股坐不下來的問題。文藝界也好。大字、大字也

是这样，息想任下吧。不是說这些青年不好。他們想向工农兵結合。但是里面也跟本单位斗批改太难了。还是出去比較好办。因此。这方面的事情容易放松。

教育革命究竟怎么样？这个答案要我們找。世界上沒有这个答案。主席提出来了。需要总结我們过去的經驗。彻底批判旧的教育制度。旧的教育路綫。这需要做艰苦的工作。队伍要真正形成一批下决心把革命搞到底的人。把这批人团结起来。依靠这批人。再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。才能把文艺和其他革命搞到底。文艺界同志不急于下去。这不排斥一部分同志下去搞小分队演出。总的方面看。不管机关、学校、工厂。現在还是复課鬧革命。在本单位搞斗批改。現在还没有搞通文艺黑綫是怎么回事。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没有斗。或者斗了斗得很浮浅；有的人政治問題根本没有查。或者簡單地查了一下。这个人是个叛徒、特务。有的叛徒、特务还不知道。这样下去有什么用？跟这些坏人一起下去。到那里去做諸葛亮。去瞎指挥。一下农村就去当老师。你們看过陈永贵同志的談話沒有？陈永贵同志的談話中。对学生有相当多的意見。說学生到农村以后看不起貧下中农。不是去学习。而是来指手划脚。很不滿。陈永贵同志是个好同志。对社卫兵很喜欢的。但他对学生也有意見。有的文艺团体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开公社大会把公社干部斗一通。斗了好干部。貧下中农气死了。自己就根本不懂什么叫貧农。什么叫下中农。什么叫地主、富农。統統不懂。到那里就去指手划脚。反正造反就支持。不管造誰的。这从来不是毛主席的作风。文艺界、工厂、学校現在还是首先搞好本单位。对另外单位有意見。可以把材料送給他。否則問題解決不了。乱了我們。乱不了敌人。

有些单位恐怕要乱。一潭死水的单位。走资派控制的单位。这些单位一定要乱。現在乱的单位。我希望同志們开开脑筋。想想問題。这个单位一定有坏人。肯定有坏人。十个有九个有坏人。不都是小将們 山头

主义作怪。普阳区这样闹，沒有反革命就见鬼了！一定有反革命！工人同工人为什么要打？毛主席的話不灵了嗎？毛主席說：“在工人阶级内部沒有根本的和善冲突”，为什么打死人？这里边一定有反革命在挑动，有反动派在挑动，这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干的，是利用了无产阶级、造反派内部的一些弱点在挑。我希望你們注意一下，那个地方乱的闹的，不怕，让他闹。但是我們自己应该警惕，不是一般的坏人，我是这样觉得。反革命人家在睡觉嗎？是我們自己在忙嗎？反革命也忙，他們要挖空心思来捣乱我們。忘了这点，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不要忘记还有敌人。

我急于参加这个会，是因为我这几天看了一些材料，心里有些不安。从革命委员会工作来看，其他方面的工作来看，这一个月里面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毛主席视察各地所作的指示，所提出来的問題，沒有真正落实，反而有些方面現在开始不是牢牢掌握大方向，大方向这个时期有点乱，受干扰。我就看到的材料，各方面送的东西很多，我同上海关系密切，送給我的材料总要看看，給我的印象。昨天晚上我和姚文元同志交换意見，他忙，不能回来。我感觉到現在有迷失方向的危險，因为这些材料反映不出来毛主席最新指示落实的情况。我在十月十六日的講話中主要也是要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。但是落实得不夠，大方向有些地方、有些方面受到干扰。又不讲刘邓陶了，又不讲陈曾了。从反映陈丕显、曹荻秋的材料中，可看出陈丕显、曹荻秋根本不認賬，什么都要翻案。我們的同志对这些问题不关心，不是首先关心如何把刘邓陶、陈曾和他的一些走狗，把特务、叛徒、苏修特务、美国特务、国民党特务，包括上海有些反动的资本家。不是关心这些事情了，这样我們的队伍就要乱了，这就不是乱了敌人，而是乱了我们自己，大联合就巩固不起来，沒有共同的目标了怎么联合起来，只有共同的目标才能联合。敌人的观念淡薄了，那就出问题了。当然，現在不是到了非常不得了。今天在座的

都是一些负责人，我是附带说一下。你们不要以为斗台结束了，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？没有！谁胜谁负的问题，现在看，决定性的胜利，基本上是我们胜利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搞不好，人家还可以再把我们打倒，把我们统统打成反革命捉起来。你们以为陈丕显、曹荻秋好对付？我可从来没有轻视这对手。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同志们、小将们特别要知道，人家进行了多少年了，陈丕显、曹荻秋在江苏工作快三十年了。从抗战开始，陈丕显一直在江苏一带工作，进上海也快十五年了。那样容易打倒啊？在战略上藐视他们，他们只是一小撮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一个小拇指头。只要人民起来，就把他们打败了。但是我们同时要考虑到不简单，要斗有得斗了。如果不想这些，我们就会被别的事干扰了。“炮轰南京路”这个意见不是不可以考虑，这种做法我们不表示一个意见，明天就去冲砸，好人坏人一起干，只要我们有一个造反派，有十几个人，先把百货店砸了，那么流氓、特务什么都跟着来了，那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，那样乱了我们还是乱了敌人？那样的炮轰南京路，炮火打在刘少奇身上？我看一点儿打不到刘少奇身上。我们的炮火集中起来，打到刘邓陶，陈丕显、曹荻秋身上。如果这个问题发生了秧棚，我觉得我有点不安。上海的同志很好，一直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，从一月革命前到一月革命后都是这样。我们大方向始终都是抓得牢的，因为大方向抓得比较紧，所以我们这里没有分裂成两大派，等到分裂成两大派再把它合起来就难了。我这次到北京，主要解决江苏问题。但是解决不了，我走了，让他们在那里开一牌会。主席在这点上是从战略考虑的。二月份，就要我和姚文元同志多关心一下江浙两省的问题。要解决江浙问题，江浙问题不解决，上海不能巩固。我说同志们，不管有多大的风浪冲击，都要牢牢掌握这个大方向，反对刘邓陶、陈曹。

我们的教育革命也好，文艺革命也好，机关的斗批改也好，工厂的改革也好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，修正主义的总代表

是刘少奇，才谈得到斗私批修。不能忘记这一点，一忘记了，“内战”就要紧张，自己就要打自己，砲火就乱了，不晓得往哪儿打。

其他也有很多问题，今天不想谈了，我想找文艺界的同志单独谈一下，摸一下情况，附带了解一下出版、卫生。卫生局革委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？我希望你们，第一掌握大方向；第二，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分析形势，判断形势，去具体分析问题，然后交提意见。九号、十一号江青同志在北京与少敏人的谈话上，有一个讲话，录音有没有送到？（回答说是没有。）怎么搞的？有一个讲话稿子已整理，这两天可送来。江青同志对文艺界的讲话是中央文革讨论过的。发了，文艺界、出版界的同志都可以看看，卫生界也可看看。那个谈话包括着若干大学、文科大学，都是资产阶级成堆的地方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，过去资产阶级向我们专政的地方。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巩固，老实说，还是在这些单位。因为工人阶级的队伍有改造的问题，这个队伍我们完全有信心。上海的局势所以好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的工人阶级的队伍好，我们有这么强大的队伍。知识界方面的工作，我这次回来先要了解一下，看能不能向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，我也提不出什么建议，我们商量一下，机关问题商量一下，对敌斗争有些问题，包括公安局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我想了解一下，另外还有一些事。

我主要想讲一下大方向问题，这个问题是最要紧的了。工代会我还没来得及了解情况，看了一些材料。工代会要开好，因为上海的无产阶级发挥这样的作用，不建立一个好的工代会，我看说不出去。工人希望开好，中央也希望开好。这还是主席到上海的时候谈的，主席也很关心工代会的问题。具体问题，譬如说同财革会的关系问题，这些问题，我觉得是容易解决的，不会把财革会拆垮的，也不应该拆台。以前说过，我个人的意见，请双方协商。譬如说，按系统联合了，但是一部分工人要求参加工代会，可以满足，双重领导，以原来的系统为主，这个体制

怎么解决，将来再说。现在，以你们（指财革会）为主，参加工代会对你们没有损害什么，不要为这些事情再耽误时间了。你们最近打电话给我，都是这些事。这点，不大从大局考虑问题了吧？

机关的精兵简政这个问题，不是姚文元同志给主席写信时才提出来的；早啦，主席对机关的精简是至少提了十几年了。你们查一下，毛选第四卷里就有，五卷开头文章就有。一进城就有一个精简机关、精兵简政的问题。越精简机关越大，十七、八年来越精简越多，这是什么辩证法也不晓得。这次文化大革命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可以不要小看它，不是那么容易解决，很大的问题是人员出路问题。这些人往那里放？不是各得其所，那就是表面上精简了，以后又都跑回来了，我们的经验教训多了。所以要经过辩论，经过充分的辩论，才能够解决。要多找几个方案，不要想了一个方案就干了。有些机构的改革要经过中央的批准，上海不能搞独立王国，上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，很多事革命委员会不能作决定的，要报告党中央，报告毛主席，你们说咱们说干就干，砸掉就砸掉，砸掉以后怎么办？砸掉对不对？这个问题要不要报告中央？公司一级统统要砸掉，一看，好大的气派，胆子很大，但是不够谨慎。杨子荣上山，少剑波对他讲，要大胆，要谨慎。他是讲辩证法的，光大胆杨子荣就粘了，光谨慎杨子荣就不能上山。所以少剑波是个好指导员。大胆，谨慎，就是敢想敢说，提出各种方案。上海市革委会改成一百人最好，能敢想敢说。这里有多少人啊？怎么办？至于采取简单的办法，开卡车把这些人运到工厂、农场就解决问题了？（王少庸同志神話：有的把科室的门也封掉了）这不是一个办法。封掉一个门有什么用？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，做充分的思想工作，包括这些人下去做充分的思想工作。你们以为这么简单？群众组织精简可难了，叫那个回去都不愿回去，叫学生回校不愿回去，叫工人回工厂也不愿回去，叫他回工厂就说你压制造反派，叫干部稀哩嘩啦下去，怎么个下法？过去每次

精简都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，做细致的工作，最后还有很多后遗症。搞不好看起来很快，但是回过头来又是很大的反复，搞不好是有反复的。因为没有具体分析，没有作妥善的安排。要把大胆和谨慎结合起来，不要光一天到晚谨慎，什么事也干不起来。只有大胆，不多考虑一下，就会出现反复，新的办法还是站不住，我们还站不住，还是要反复。要把这两个方面想一想。目前的机关，首先要搞斗批改，有的斗也没有好好斗，好多人放在那里，根本没有动，这个队伍也没有清理，都下去，下去怎么办？才眉下放。还是刚才讲的，要把机关内部的斗批改抓起来。机关干部有很多的意见，乱革命委员会在这方面对他们帮助不够。这个批评要接受的。

张春桥同志在十一月十九日晚讲话
（根据记录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）

我们的工作只抓了当前，没有长远战略目标。现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抓九大，我们要以九大带动工作，要开九大首先从政治上、思想上理清，组织上队伍要清理解决，阶级阵营要分清，才能开九大。“七大”是经过整风对王明路线进行了清算，“九大”首先要摆二条道路、二条路线的斗争弄清楚，人也要弄清楚，陈、曹要定案，对他们的材料要抓紧，政治上、思想上的二条路线要划清楚，组织生活的恢复，我们还没有开展，有些什么问题牵涉党的整顿改造问题，我们还没有写过报告，工作要考虑到这一点，要有一定的基础，工作要有目标。这个时期工作比较混乱，没有一个战略性的目标，要害就抓不住，头脑不清醒，这样光应付也来不及。